



戏痴汤吉利 (中)

文·图◎李 强

永成从朝鲜回来了，带着荣誉的光环回到了京剧团。别看永成京剧上实在不怎么样，只会一出戏，外号永一出，就是永远会唱一出戏。但是，永成的心里有政治，知道上边最喜欢什么，知道看风向。特别是在揭发戏子汤吉利是军阀汤恩伯干儿子这件事上，得到了特别的好处，那心思就更不在演戏上，时时刻刻地用鼻子闻着上边又有什么新提法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您看见了吧，一个人一个活法，通过几年的努力，永成竟是文化局的副局长了。但是，由于心里的那点小东西在作怪，几年来，永成一直不见汤吉利。汤吉利可没那么多心眼，心想事情都过去好多年了，师兄还是师兄，该看还得去看。有一次，汤吉利去看他，却被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挡在了外面。

汤吉利笑了笑，也就断了再和他来往的念头了。

这一年的7月，天出奇的热，树叶在热浪的烘烤下弯下了腰，翻卷在一起，寄居在树上的知了儿也懒得闭上了嘴，没有了往日的喧嚣，显出了可怕的寂静。一会儿，天上传来了雷声的轰鸣，乌云裹挟着风向人们扑了过来，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土地上，掀起了一层尘土，马上这层尘土又被接下来的雨点压向了地面。

汤吉利老刀李姐三个人站在门口，看着这风这云这雨，听着噼噼啪啪的声音，想着刚才会议的情况。回收公司的领导和文化局的领导联合在这里开了会，听那意思，这里是右派言论的聚集点，攻击现代京戏不如老戏过瘾，还说，现在找不出黑包公这样为民

请命的官儿。听得三个人后背直冒冷汗，不就是唱两口老戏么，还牵扯上反党了，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呀！

老刀看着李姐和汤吉利说，没事。李姐你拉家带口的，什么都没参与。吉利，你在我眼里是个孩子，也没你什么事。真要有事，我老刀扛着。吉利和李姐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汤吉利听得出来，刚才文化局的领导就是冲着自己来的，还点了一句，有的人历史上就和大军阀拉扯不清，那肯定是又提起汤恩伯的事啦。正想着呢，老刀说话了，关门上板，爱谁谁，咱们回家吃炸酱面去啦。吉利到我家去吧，小碗干炸。汤吉利说，我这心里不得劲儿，忽悠忽悠的，不踏实。老刀说，管他呢，明天天塌下来是明天的事，今天该吃什么还吃什么。说着，拉起汤吉利打着伞就往家走。

几天以后文化局和回收公司的两个工作人员找汤吉利谈话，让他交代右派言行。汤吉利拿着一把胡琴一进门腿就发软，好悬，没跪下。他记得有出戏，叫苏三会审，被审的人一准儿的要跪下，可这是新社会了，平等了。汤吉利没等那两个人说话，自己先交代问题，领导，都是这胡琴惹的祸，没有它，我们就不会唱戏。不唱戏也就不会来这么多戏迷。不来这么多的戏迷，就不会有人乱说。没人乱说，也就不会给两位领导找这么大的麻烦。当着您的面我给它摔喽。说着话，他举起手中的胡琴猛地往砖地上一摔，那把胡琴瞬间变得粉身碎骨，可怜的躯体飞得满屋都是。

那两个人，先是听汤吉利说绕口令一样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，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又见他把胡琴摔了，都吃了一惊。其中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地呵斥道，汤吉利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和胡琴有什么关系？交代你们和社会上的那些人都说过什么？正这时候，门开了，老刀闯了进来，对着这两个人说道，跟他没关系，我是这个店的负责人，社会上的那些个人都是冲着我来。要是说过什么不中听的，也是我的责任。站着的那位冷笑道，终于跳出来了，那你就交代，汤吉利出去。汤吉利一声没吭，冒着一脑袋汗退了回来，他在心里佩服老刀。

过了两个月，文化局这个右派大户分出了一个名额，给了回收公司。老刀那张细长脸的上面多了一顶帽子——右派。这天晚上，当老刀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汤吉利扑通一下给老刀跪下了。哭着道，师傅，我知道，这右派的帽子是我的，他们是冲着我来呀！我真没用。燕子一看也跪了下来。

老刀扶起两个孩子，让他们坐下。说道，我都快60了，没事。你们不能有事。今天你们当着我的面发誓，互敬互爱地过好日子，我这个右派就没白当。汤吉利和燕子双双跪在老刀面前，给老刀磕了三个响头，泪眼涟涟地叫了声爸爸。老刀笑了，说道，好了，天塌不下来。我去给你们小两口儿做一锅羊肉杂面。吉利，到大街酒铺买两毛钱猪头肉，咱们爷儿仨喝两口儿。

我妈给我讲这个汤吉利的时候，特意地指出一点，汤吉利的一生，就是得意裹挟着



作者家的老宅子

倒霉，再一次的得意伴随着倒霉的过程。别有一点好事，紧接着的准保是一件懊恼事，你说怎么这么邪性！我想，这就是汤吉利的命，说白了也是他自己的性格使然。遇上好事得意忘形，老百姓的话叫作不知道掂着点，太张扬。

汤吉利简单地举行了个婚礼，算是成家了。老刀喝大了，趴在桌子上指着汤吉利嘻嘻地笑，你小子进我们家门，你是赚大发了。不许欺负燕子，不能让她掉一滴眼泪。要不然，我打断你的那条狗腿。汤吉利也喝高了，哥们儿，你放心吧。燕子是我心尖上的那块肉，我要让她天天高兴，你就放心吧！老刀说，行，够哥们儿意思。燕子哭得像泪人似的，她知道，老爸明天就要到团泊洼劳改去了，他不放心自己，这是有托孤的意思啊。燕子擦了一把眼泪，拿着一支筷子，在饭碗上打着鼓点，低声地唱道：

耳边厢忽听得人声喧震，见先生站埃尘珠泪淋淋。

二皇儿含悲泪一旁跪定，孤又惭孤又恨孤又伤心。

写遗诏不由得孤的珠泪滚滚，叫先生你就是托孤的大臣。

老刀和汤吉利听到这里，泪水顺着手指的缝隙流了下来，落在袖子上，连前胸的衣

服也湿了一大片。果然，老刀再也没能活着回到北新仓。

三

戏子汤吉利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。京剧是汤吉利的半条命，没孩子的时候，两口子下班回到家里就来一段。在汤吉利的开导下，燕子已经会唱几十段了，而且是有板有眼。星期日的时候，汤吉利骑着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，到前门大街戏剧商店，买两根白蜡杆子，再买一块五合板，拿个破锯条，吭哧吭哧地做了京剧用的刀枪把子。刀身用银粉一刷，找个红布条拴在刀把上，齐活。两口子在院里练起来了。

平时汤吉利和燕子的对话更有意思。早饭的时间到了，燕子说，主公，该用早膳了。汤吉利要上班了，对着燕子说，啊娘子，我要上朝了啊啊啊。这才出门。不知道要吃什么，燕子问了，啊哈，主公，今天咱们吃什么好呢？汤吉利一扭头，这这这个么，还是吃打卤面吧。带着韵，拉长声，您乍一听，还以为真是要开戏了。

汤吉利遇到的事情太多了，除了这一点爱好，再也不敢逞能好强了。他自己认为，我在我们家的后院唱戏谁也管不着，碍不着谁。但是他忘了一条，天上下雨，谁身上不淋上几个泥点呀。

这一天，戏子汤吉利慌慌张张地跑进自己家的院子，转身关上街门，进屋以后马上关上了屋门。这会儿也顾不上喊娘子了，拉着燕子的手，走到靠墙的地方低声说，我刚

听说，今天，一群人在孔庙里，把京剧院的戏装一把火给烧了，据说还打了人。你说，咱家的那些戏装不会惹事吧？他右手攥成拳头，不停地敲打着左手手心，脸上沁出了汗珠。

燕子一直把汤吉利当作家里的顶天柱，凡事都是汤吉利拿主意，虽然十个主意里有五个有馊味，但是燕子就信他。家里的戏装是汤吉利和燕子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有的还是燕子一针一线抠持出来的。甭说烧，就是送人也舍不得。汤吉利说，咱不能烧，我舍不得。燕子也说，我心疼。汤吉利说，我几十年没上台了，我还要穿着它上台唱戏呢。燕子看着他说，对。可是，现在怎么办，那些人不会上咱家来烧戏装吧？

一句话又把汤吉利说慌了，在屋里来回走溜，走着走着，一脚踢在盛米的米缸上了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双手拉住燕子说，我有办法啦，咱们把戏装叠好喽放进米缸，然后埋在院里，谁要问咱们戏装哪儿去了，咱俩就说扔垃圾堆了。汤吉利笑了，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，说道，娘子，你看我的办法是不是真真的高明呀？燕子也这味儿，啊主公，确实地高明呀，哈哈！您说这两口子有个正形吗？

俩人忙活了半夜，把戏装用包袱皮包好再放到缸里，拿张油纸包住缸口，汤吉利轻轻地开开门，看看四周，又轻声地走到门口听听门外也没动静。这才开始行动，在树下挖了一个大坑，放进米缸，压上一块石板，上面再放上土，再踩上几脚，然后又把一堆生火的劈柴放在上面。俩人对视着一笑，回

到屋里激动得半天睡不着觉。燕子在床上抱着汤吉利，点着他的脑门说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，这么聪明。汤吉利得意极了，把燕子压在身下，幸福了一把。

汤吉利的废品收购站越来越红火了，很多的人家被抄了，那些不用的东西送到了废品站。原先遇到京剧里用的东西，汤吉利都要好好看一看，喜欢的就自己买下了。现在，打死他也不敢了。而且他的脑子里不时地出现那口大米缸，好像那缸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从天上掉下来，而且，不偏不正地砸在自己的脑瓜顶上。这时汤吉利的前胸后背就都是冷汗。下班后也顾不得带回要买的菜，一溜烟跑回家，看到那堆劈柴还在时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双手在胸前来回地胡噜着。然后出门买菜。

人和人就是不一样，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，别看汤吉利的师兄永成戏不会两出，但是，人家脑子好使，会见风转舵。如今，已经是文艺尖兵战斗队的司令了，在他的带领下捣毁了一切“封资修”的东西。汤吉利看到报纸上永成的大照片，对燕子说，他这些事我做不来，我就想演戏，我生来就是个演戏的，是戏子。可惜呀，这么点愿望看来也实现不了了。说到此时，汤吉利的眼圈红了。燕子赶忙像哄孩子一样去哄他，只要你喜欢戏，我以后有钱了一定让你演上一出闹天宫。一言为定啊，一言为定。俩人的手在空中拍在了一起，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声音，这声音穿透了未来的30年，在我们国家走上发展的大道后，汤吉利还真的唱了一出大戏，当然了，那是后话。

汤吉利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，那口大缸终于从天上飞落下来，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汤吉利的脑门上。

门外一声乱喊，愤怒的人们踹开了汤吉利家的街门。当汤吉利和燕子被人们揪到院子当中站定，抬起头看到师兄永成一身绿军装，气宇轩昂迎面走来的时候，汤吉利心中一阵慌乱，心想，完了。刚开口叫了一声“师兄”，一皮带抽在汤吉利的脑门上，一股鲜血涌了出来，像几条红色的蚯蚓迅速地在脸上蠕动着。汤吉利的眼睛也爬上了蚯蚓，这时在他的视野里全是血红，略带着血腥味道。

有人端过来一把椅子，永成站在高高的椅子上，人们仰视着他。嘶哑的声音从永成的喉咙里迸发出来：大家看这个人，他历史上就有问题，国民党战犯汤恩伯大家都知道吧，那是个大坏蛋，这个人就是汤恩伯的干儿子，是他留在大陆的一颗炸弹！然后，停顿一分钟，他指着那堆柴火说，那里有什么？大家知道，封资修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砸他个稀巴烂，那里是他们藏起来的戏装，也

可以叫复辟装。

几个人开始搬柴火，几下子就把缸里的东西提溜出来，扔在了汤吉利的面前，点上一把火。汤吉利的脸色像死灰一样，他盯着永成说，师兄，你好久不练功了，声音都没法听了。永成一愣，这个场合竟不知道怎么接汤吉利这句话。

有人给汤吉利戴上一顶高高的纸帽子，上面写着封资修三个大字。然后，塞在他手里一面小锣和一柄锣槌。汤吉利继续对永成说，这是白无常戴的，你还记得师父怎么教我们表演的吗？也不等他回答，汤吉利敲两下锣，就开始伸着双手，在院子里来回地蹦着蹦着。永成看到汤吉利的动作，忽然一愣。想起当年在戏校学这出戏的时候，永成不会做动作，老师举着板子打，汤吉利趴在永成的屁股上，替他挨了几板子。下学以后，两个人戴着黑白无常的帽子发誓说，如果今后谁要是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，就让黑白无常把对方一条链子锁走。想起这些，永成愣在那里，两眼发直，喉咙发甜，双手出汗，看着眼前的汤吉利，正在向自己蹦过来，想跑又迈不动双腿。眼前一黑，一声大叫，从椅子上摔落在尘埃里。院里的人们赶紧抱起司令上医院。

院子里只剩下燕子和不停地蹦来蹦去的汤吉利。燕子关上大门，打掉汤吉利头上的纸帽子，汤吉利不蹦了，只在那里傻笑。

北新仓的人都知道，汤吉利疯了，他师兄傻了。

（编辑·宋国强）

e-mail feimi2002@sina.com



老宅子里住户依然不少